

新式標點

第

評註古文觀止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新體評註古文觀止 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劈頭引一語
拈窮字起
一句駁倒詩
人多窮下詳
寫詩非能窮
人

述古今詩人
作意摹寫
一語點正引
出聖俞
點出遭遇正
寫其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二，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四，以道羈^五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六，少以蔭補爲吏^七，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八書爲人之佐^九，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十，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

點出文章爲
詩作陪引

方正點出詩

此段正寫聖
俞之詩窮而
後工如敘事
如發論開合
照應盡態極
妍亦復感慨
無限

結出作序意

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

一結惘然不盡

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十八掇端入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總評】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爲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折，一往情深，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一段，尤突兀爭奇。

【註釋】①【達】謂通顯。②【窮】謂困阨。③【蘊】積也。④【刺】諷刺也。⑤【羈臣】羈旅之臣。⑥【梅聖俞】字堯臣，宋宣城人，工詩，有宛陵集六十卷，附錄一卷。⑦【蔭】謂襲祖父餘蔭而得官。⑧【辟書】聘書也。⑨【爲人之佐】如作幕賓之類。⑩【宛陵】卽今安徽宣城縣。⑪【純粹】精一也。⑫【王文康公】字晦叔，河南人，文康，其謚也。⑬【雅頌】詩六義之二，論語雅頌各得其所。⑭【清廟】詩於穆清廟，謂有清明之德之廟也。⑮【商周魯頌】卽商頌、周頌、魯頌，皆詩篇名。⑯【吳興】卽今浙江吳興縣。⑰【類次】分類而編次也。⑱【掇】摘選之也。

送楊寘序

歐陽修

先自記往事
提出學琴送
楊子意在此

借景形容連
作三四疊乃
韓歐得意之
筆
喜怒哀二句爲
下轉筆
必如此寫方
不是琵琶與
寫琴至此極
盡
入楊子
以多疾之體
三句總攝幽
憂意情至而
語深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
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夫琴之爲技小
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
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
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
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
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
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
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
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
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

讀至此則知
通篇之說琴
意不在琴也
止借琴以釋
其幽憂耳

一結冷然

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總評】

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其鬱鬱，正欲爲楊子解其鬱鬱耳。文能移情，此爲得之。

【註釋】

①【宮聲數引】謂屬於五音中之宮聲者數曲。②【變】聲以情遷。③【舒然】寬緩貌。④【雍雍】和也。⑤【伯奇句】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無罪，投河死。屈原作離騷，見屈原列傳。⑥【湮】塞也。⑦【幽思】思深於心，而不形諸外者。⑧【楊君】卽楊真，字審賢，楊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歷中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⑨【劍浦】卽今福建南平縣治。⑩【異宜】不合宜也。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

先作總挈盛衰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

敘以前事

一段揚

一段抑

復作虛神宕出正意應繳人事引書作斷應篇首理字妙仍用方其字

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平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

仍用及其字
妙

結出正意慨
想獨遠

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總評】

起手一提，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爲韻。

【註釋】

①【莊宗】姓朱耶，名存勳，先世事唐，賜姓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

存勳滅梁自立，號後唐。②【梁】朱溫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竟移唐祚。③【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

誰能禁我？遂稱帝。④【契丹三句】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既歸，背

盟，更附于梁。按契丹國名，東胡種；唐時國內分爲八部，梁時耶律阿保機并七部，破奚及渤海；

侵室韋及女真；又取突厥故地，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直隸北部，並內外蒙古之地。

⑤【少牢】羊曰少牢。⑥【凱】軍勝之樂。⑦【係燕父子以組】守光父仁恭，周德威伐燕。

守光曰：俟晉王至，聽命。晉王至而擒之，係縛也。⑧【函梁君臣之首】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

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遂泣弑梁主，因自殺。函以木匣盛其首也。⑨

【倉皇東出】李嗣源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邑，神色沮喪，登高而歎。④【滿招損二句】見書大禹謨。⑤【逸豫】安樂也。⑥【數十伶人困之】伶人，樂工也。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後爲伶人郭從謙所弑。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提此特與極力分先總挈用事二句是宦者爲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宦者之害一宦者之害二轉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

宦者之害三
轉宦者之害四

宦者之害五
轉應前自古二
字總兜一句
放寬一步正
是打緊一步
履霜之戒可
不慎歟
結段申前深
於女禍一句
最深切著明
可爲痛戒

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淵入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卒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總評】

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層次，轉折不窮，只是深于女

禍一句意。名論卓然，可爲千古龜鑑。

【註釋】

①【宦者】宦官也。②【把持】專擅也。③【碩士】賢士也。④【帷闥】帷

幔也。闥，宮中小門。⑤【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三句】謂董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千古

同轍。⑥【「粹」持頭髮曰粹。⑦【唐昭宗之事】昭宗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乃

以銀搗畫地，數上罪數十，幽上手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起首四句乃一篇大意

歷數世態炎涼何等痛切一介之士數句收拾前文提起下意句魏國公一文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

應起二句

翻季子買臣一段

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見異于季子買臣處點題

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爲榮爲韓公解釋最透此段所稱皆溢是實事初無溢美

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

一篇結穴只
邦家之光二
語筆力千鈞
拈出作記意

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總評】

魏公永叔，豈皆以畫錦爲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爲相，永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即畫錦堂記，以永叔之藻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

【註釋】

○【富貴而歸故鄉】史記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畫錦之說本此。○【季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爲炊。○【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終餓死。」買臣不能留，即去。○【駢肩，肩相比接也】○【累迹】足迹增多也。○【一介】猶一个。○【魏國公】韓琦，字稚圭，南陽人，久在兵間，與范仲淹並名，執政十年，光輔三后，封魏國公。○【相州名，卽今河南安陽縣】○【高牙】車輪之牙。○【大蘇】車上羽葆幢。○【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至和】宋仁宗年號。○【武康之節二句】以武康節度來知相州，是富貴而歸故鄉也。○【出入將相】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夷險一節】

「夷平時險處難一節，謂一時也。」④「臨大事六句」公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爲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臨大事云云。⑤「彝鼎」猶鐘鼎也。⑥「絃歌」樂歌也。

豐樂亭記

歐陽修

始飲而甘明
初至滁未暇
知水甘也只
此句意極含
蓄
敘亭之景當
滁之勝未帶
與滁人句爲
下文發論張
本
議論忽開一
篇結構

就平滁想
天下之平一
往深情是龍
門得意之筆

修既治滁，除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潏潏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

宕開一筆不獨說滁

再疊一筆虛神不盡

歸重上之功德是爲豐樂之所由來凡作數層跌宕致生動不迫出題面應轉與滁人往遊句作記意結出作記意應轉休養生息句收極端莊鄭重妙絕

可勝^升數^聲上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產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十於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十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總評】

作記遊文，卻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今昔，感慨

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之柳州諸記，是爲過之。

【註釋】

○【滁】州名，卽今安徽滁縣。時公守是州。○【豐山】卽瑯琊山，在滁州西

南十里。③【聳然】高也。④【窈然】深也。⑤【潏然】水大貌。⑥【五代】梁唐晉漢周也。

⑦【太祖】趙匡胤。⑧【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四句】李景，南唐李昇之

子。皇甫暉、姚鳳皆南唐之將。周主柴世宗征淮南，唐人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關在滁州

西南。世宗命匡胤突陣而入，暉等走入滁，生擒之。⑨【剗】削平也。⑩【涵煦】猶覆育也。⑪

【掇幽芳】掇，拾取也。幽芳，名花也。⑫【刻露清秀】峭刻呈露，清爽秀出。⑬【刺史】官名，

宋時以知州兼領之。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一，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二然，而深秀者，

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三，而洩出於兩峯之間者，釀

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

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

一也字領起下文許多也

出名亭之人法只應云太守也又加自謂二字因有下注故耳

接手自注名
亭之意注醉
一句妙注翁
句妙又自破
接手之意一
名亭之意一
句不在酒妙
句亦在酒妙
又總收朝暮
四時申出樂
字起下文數
樂字

先記滁人遊
次記太守宴
妙記衆賓自
記太守自醉
太守去賓
客亦去滁
亦去忽又橫
出禽鳥之樂
來下便借勢
一路捲轉去
設想甚奇

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彈偃^{於上}樓^樓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十山肴野蔌^十，^十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十射者中，^十弈者勝，^十觥^十籌交錯，坐起而誼誨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十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